

主编◎汪韵 吴天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ZHONGGUO
GUDAI
SHIDA MEINV

中国古代 十大美女

72
0829/2
古代女性阅读丛书

中国古代十大美女

汪韵 吴天/主编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吉(新登字 01 号)

中国古代十大美女

主 编:汪韵 吴天 封面设计:白晔璇

出版发行:吉林人民出版社

(中国·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:130022)

网 址:www.jlpph.com 电话:0431—5395846

印 刷:北京市朝教印刷厂

开 本:850mm×1168mm 1/32

总 印 张:61

标准书号:ISBN 7—206—02143—3/G·475

版 次:2005 年 7 月第 2 版

印 次: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000 册 定 价:148.00 元(共五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复越灭吴美西施	(1)
尘缘如梦悲越姬	(31)
和番兴汉王昭君	(63)
滴血婵娟女貂婵	(140)
夜奔相如卓文君	(171)
后主宠妃张丽华	(221)
国色天香杨玉环	(270)
亡国帝妃美花蕊	(330)
千古奇冤萧皇后	(373)
顺治帝妃董小婉	(409)

复越灭吴美西施

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位美丽的女孩，她有一个美丽的梦：和一位少年在粗糙的茅舍里相亲相爱，舍边有亭亭浮动的风荷莲香，淡而雅……

后来，国破家亡，因了她的美丽与聪颖去救国。这个女孩进了敌国的王宫，做了仇人的王妃，以机智巧妙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艰险，为复国铺平了道路。在痛苦与无奈的周旋中始终无法忘怀浣纱溪边那座茅舍，那个少年，那个关于莲花的梦……

她等啊，等啊，等了十几年，终于拥有了那座粗糙的茅舍，那舍边淡而雅的风荷莲香。有一天，一个英俊少年翩翩而至。也许，许久以前的那个美丽女孩，终于圆了她的莲之梦。



天上没有半点浮云，浓蓝的天色在阳光的蒸染下，蒙上了一层淡紫的晴霞。浩渺的太湖，映着几点青螺，几片白帆，微波泛光。

太湖的一隅，一叶扁舟悠然地摇来。一个纤长清瘦，着白

夹春衫的少年挺立在船头，两颊有些红晕，一副为眼前景色所陶醉的神情。摇橹的老翁船头一转，绕过几个石矶，少年眼前猛地一亮，一片盛开的白荷映入眼帘，在阳光下，越发洁白如玉，亭亭玉立，而那挺直的花苞，又像一个个哨兵，守卫着这座山。

少年不由得赞叹一声：“好美的荷花。”转头问老翁：“这是什么山？”“噢，这是碧螺山。”好一座碧螺山，真的就像一个大碧螺横卧在太湖水面。少年让渔翁绕山行了一周，发现这座山三面都是悬崖峭壁，怪石嶙峋，无法攀援。只有一面坡势较缓，却又生长着无数荷花。这山的奇，这花的秀深深吸引着少年的心，微风拂过，万点荷花袅袅娜娜，似乎在向少年点头致意。

少年向老翁道：“老伯，有劳了，我要登上这座山，烦你半日后再来接我。”

老翁听到这话，连连摆手，急促地说道：“哥儿，你可千万别上这山！”

“莫非这山是龙潭虎穴，还是王宫禁地？”少年见老翁急成那个样子不由好奇地问。

“都不是，但是进了这荷花丛，就从来没有出来过，我在这湖面上撑篙几十年了，还能骗你吗？听别人说，这是一个非常有钱人的小庄，一般人是进不去的。”

“哦？这山是自然赐与的，他凭什么用几个钱堵住去路。今天我偏要闯闯，看他能把我如何？”

“小哥儿，你可千万不要冒失。”老翁善意地远见规劝。

“老伯放心，小哥我不会莽撞行事，不过这岛我一定要上的。”少年谦恭而又坚定地说。说着，一抖春衫，盘坐在船头，

望着这片荷花出起神来。老翁困惑地望望少年，见他面沉似水，瞧不出什么，只好抛下锚，坐在船尾，看这少年能搞出什么名堂。

少年看着这片荷花，试图从中找条路来。定眼瞧这荷花，才发现荷花并非生得杂乱无章，而是三五一簇，似乎在刻意摆个什么图案。少年看了一个时辰，突然眼睛一亮，这不是师傅曾提过的八卦莲花阵吗？难道这世上还有人会摆这阵法？看明了阵法，自然破阵之法也成竹在胸。站起身形，向渔翁一拱手，朗声说道：“老伯；等会我上了岛，您请回，半日后再来接我。”说完，提气在心，一纵身形，飞落在莲花丛中，一晃的工夫，少年的春衫融在荷花里，再也看不见了。老人一看，知道是碰见了奇人，惊诧之余还是摇了摇头，怅怅地摇船离去。

且说这少年，犹如一只蝴蝶轻落在荷花上，晃动身形，眼睛紧盯着八卦的每一个步位，不敢有半点差池。过荷塘，有半里之遥，少年左闪右晃，奔窜跳跃，步无虚行，终于到达了岸边。轻舒了一口气，抬眼观看，只见满山翠竹掩映，一条白石台矶的小径随势砌去，好一个曲径通幽！少年信步走上小径，不料突然从树丛中跳出四个庄丁打扮的人提着大刀，拦住去路。少年一见来势凶猛，忙谦和一笑，拱手说道：“辛苦各位大哥，我要拜见庄主，烦请通报一声。”这四个人狐疑地对望了一眼，一个人指着其中两个庄丁说：“你们，陪着他等候。我俩进去禀告庄主。这位公子，稍候。”说着，俩人向山上走去。功夫不大，一个庄丁下来说：“庄主有请。”

少年随着几个庄丁踏上石梯，逶迤而上。只见小径两侧青竹茏葱，藤萝掩映。又是半里之遥，路渐平坦宽豁，隐隐露出一带黄泥抹就的矮墙，墙头上用些稻草茎铺盖，古朴雅致。

里面有数间茅屋，几个竹楼。外面用各色树条，随其曲折，编就西溜青篱。篱外忽开一隙，一股青泉冽冽流出，下面又有几亩菜畦，各种菜蔬长得正盛。

一个身材清瘦、神情洒脱的中年人站在篱门前，看见少年，拱手相迎。少年一见忙拱手相谢：“拜见庄主。”

“能上我们莲花山庄做客的人寥寥无几，公子您英俊潇洒，看来轻功不凡，武学也一定深厚。”

“不敢当，只是些花拳绣腿。嗯，可否恭听庄主大号？”少年问道。

“在下陶朱，一介村夫耳。”庄主淡然一笑。

陶朱，陶朱公。这是一年前名贯大江南北的名字，听说他富比王侯，船盖三江，可是没过多长时间又销声匿迹了。莫非眼前这位就是……

“难道您是陶朱公？”公子惊奇地问道。

“正是在下。真是惭愧，曾浪得个虚名，让公子见笑。所谓‘旁观拍手笑疏狂’，岂不乐哉？”

少年轻轻点头，一丝敬佩在眼神中流露出来。

“书房请。”庄主举手相让。二人走进篱笆门，向南折走上石子漫成的甬路，上面小小两三间房舍，绿窗油壁，清雅幽娴。进得屋来，见窗前案几上摆着笔砚，竹制的书架上垒着书册。刚刚落座，少年偶然抬头看到壁上的画，变做木雕石像一般，好半天才缓过神了，稍平一下狂跳的心，颤着声地问道：

“这，这画您是从何处来？”

庄主听了这话，不免有些奇怪：“这是我亲手所绘呀。”

“什么！”少年惊叫起来，从怀里摸出一幅白帛，展开，竟是和这壁上的画一模一样。只见画上，一位微蹙双眉的绝色女

子在溪边浣纱，远处白莲点点……

望着这画，那庄主也不由大惊失声，有些失声地问道：“你，这画上的人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我的母亲。”少年有些哽咽。

“啊，你，你是子越？”庄主紧紧抓住少年的手。

“是，是，你知道我母亲在哪？”少年有些沉不住气了。

庄主已泪眼婆娑，忙擦了擦眼泪，拉着少年的手，奔出门外，边跑边喊：“夫人，夫人！”哪些庄丁看见平日稳重沉静的庄主一时变了这样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面面相觑。

“哎。”随着一声应答，从正屋里走出一个中年女子，素衫素裙，不施胭脂，却掩饰不住那份成熟艳丽而不妖媚的美，两道微蹙如烟的弯眉平添了几分娇柔。望着奔跑过来的少年，不由得心中一怔。

“夫人，子越，子越来了呀！”庄主有些气喘地说。

“子越，子越。”这夫人喃喃地叫着名字，难以置信地走近少年，盯盯地看着，似乎从这熟悉的眉、眼中看到十年前的那个娃娃；子越看着这位夫人，不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妈妈吗？尽管有些苍老，但画中那个浣纱少女多象昨天刚刚画上一样。

夫人眼睛流下行行清泪，又是惊喜，又是辛酸，抖着声音唤了声：“孩儿，想死母亲了。”子越口里叫了声“母亲！”便扑上前去，母子二人抱头痛哭。那夫人哭了一会儿，拭泪捧着儿子的脸，上下端详个仔细，喜了一阵，又悲了一阵。

少时收住了泪，夫人拉着孩儿，指着在旁默默垂泪的庄主说：“快，快叫父亲！”

“母亲，您不是糊涂吧，我父已烧死在姑苏台，哪还有什么父亲！”少年厉声答道。

听了这话，夫人又禁不住珠泪双流，透过泪眼，依稀地望着两张极其相似的脸，十八年前的往事又历历在目……

二

公元前四百九十四年，吴王夫差侵伐越国，越国大败。越王勾践被俘。由于尚有五千越军在会稽山上抵抗，所以越王勾践暂时被羁压在越国的大禹庙。

会稽郊外，乌云盖野，一线阳光映着停泊在江上的吴国军舰船只，远处杀声、哭声、喊声混成一片。江边的大禹庙外，一片漆黑的吴国甲士守卫在门前，这是太宰伯嚭的左军。忽然一队杀红了眼的吴兵冲了上来，领头的正是伍子胥的亲信部下被离，挥动戈矛，就要杀进去。守门的士兵挺剑出盾，严阵以待，伯嚭的亲信王孙雄厉声喝道：“站住，你们要干什么？”“被离奉伍相国之命，诛杀勾践。”被离气昂昂地答道。“嗨，胆子不小，这是左军的驻地，右军不得擅入。”王孙雄把眼珠翻了两翻。被离毫不服气，“发兵之时，我等发誓，占越国，杀勾践。难道大王之令你也敢违吗？”“住嘴，我有太宰亲笔军令，杀勾践者，斩！”“哼，你们那个太宰到底收了越国多少贿赂，你又分了多少？士兵们，杀！”一声杀，士兵们冲了过来，王孙雄自然不甘示弱，一声令下，就与右军格杀在一起。

大禹庙内，勾践正在祭拜先祖大禹，身旁站着端庄的勾践夫人。跟随其后的是他的左膀右臂——范蠡和文种，范蠡神情洒脱，而文种木讷寡言。勾践默默祈祷，“我愧为大禹的子孙，这次不听范蠡的‘坚守不攻，待机迎击，’受此惨败，理所应

当。但我勾践决不会因此罢休，我要东山再起！”文种在他身后劝到：“大王，当务之急，要忍辱负重。”勾践点头称是。忽然外面传来一阵厮杀声，四人不免一愣。范蠡沉着地说：“我去看看。”手按佩剑，启开庙门，走了出来，看见眼前情景，心中不由冷笑。

“住手！”半空传来一声断喝，正在厮杀的士兵忙退到两边，只见来人身材高大，双目炯炯，满腮斑白胡须，威力逼人。范蠡注目一瞧，心头一紧，原来是吴国大将伍子胥。后面武士云集，华盖飞扬，吴王夫差披甲带剑，鹰视虎步地走过来，那个胖呼呼、衣饰华丽的太宰伯嚭紧随其后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夫差瞥瞥这两位大臣，慢声问道。

伍子胥趋步上前，行礼道：“大王，请听老臣一言，杀了勾践，灭掉吴国，否则将永留心腹之患。”

伯嚭不以为然：“臣以为老相国没为大王着想，若是攻服四海，到处灭国灭宗，岂不是不得人心，试问仁义何在？”

伍子胥不禁怒火中烧：“真是一派胡言，巧言利辞，蒙蔽大王。”

夫差早为伍子胥的桀骜不驯头疼，这次当然也听不进去：“伍相国，怎么年纪老了，连一点自信心都没有？”伍子胥见话已到尽头，捺下火气，不吱声了。这时一个士兵跑过来禀报：“大王，不好了，会稽山上五千越兵已突围出去。”“…哦，”夫差一阵冷笑，斜眼瞧瞧伍子胥：“伍相国，你的右军不中用啊！”伍子胥不屑与之申辩。

待士兵闪开，夫差看见范蠡立在大禹庙前，面色一转，耀武扬威地说：“宣越王勾践见我。”

庙门大开，勾践率众走出来。夫差坐在设好的王座上，审

视着这班君臣，傲慢地说道：“勾践君臣听着！寡人恩免越国，不灭宗庙，君臣一概不斩，勾践夫妇暂时羁压在禹庙，等五千越兵投降，再另行发落。大禹的末代子孙，够宽厚吧，哈哈，哈哈……”周围的武士喊到“谢恩”，“谢恩！”这低沉悲愤的声音分明燃烧着复仇的火焰！

勾践君臣暗中商议五千士兵要保存兵力，决不投降。同时为了取悦吴王，赢得时间。搜罗美玉良金和绝色女子，保下性命。所谓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文种负责治理越国，范蠡搜罗奇珍异宝及美女。

这一日，风尘仆仆的范蠡来到五湖闸下的萱萝村。若不是吴军的烧杀抢掠，这一带有山，有水，有树，还有几处雁齿似的浮桥，定是一幅颇有韵味的山水画。范蠡无心赏景，沿着若耶溪，在疏散的林中穿行。忽然一阵甜美的歌声仿佛远处那荷花的清香，幽幽传来：“今我浣纱以作丝，女工织兮不敢迟。弱于罗兮轻罪罪，号絺素兮将献之。”范蠡急忙拨开枝条，看见一个少女蹲在溪边，头插荆钗，身着粗葛，脚穿木屐，拿着竹篮在浣沙。尽管看不见她的脸，但那背景就已如姣花临水了。范蠡不知不觉走到近前，那少女听见脚步声，忙一回头，见是一个面带灰尘却掩不住风流倜傥的青年站在身后，赶紧站起来。范蠡一见，不由得心旷神怡，这女孩俊眼修眉，明眸善睐，清秀脱俗，真像一朵出水芙蓉，天然浑成。

范蠡微含笑意，问道：“姑娘芳名？”“别人都叫我西施，你也这么叫我好了。”姑娘文静而大方地回答。范蠡不由得喜上眉梢，珍奇搜罗得差不多了，只是这美女还没有着落，今日一见，天助我也。转念又想把这样一个清纯的少女送到吴王夫差的身边，心里翻了个，面色又阴沉下来。少女想他也许是旅

途劳累的缘故吧，便说：“前面苕萝村就是我家，公子不如休息一下。”范蠡心想，这也好。便随着少女走进小村的一座茅舍。

破败的茅舍里，一位老汉抱着一捆烧焦了的稻穗发呆，见女儿进来，不由老眼中流下几滴浊泪，愤慨地说：“看看，他们抢稻子，还把稻子烧成这样？这可叫人怎么活？”“爹，别担心，只要咱们还有一口气，越国还是咱越国的。”少女愤愤答道。范蠡闻此言，心头一喜，我越国有救，一个村女都能这样有骨气，越国一定会重新兴旺。不由赞道：“姑娘真有伟丈夫的气魄！”老汉听到陌生人说话，借着阴暗的日光，才发现范蠡，“你……”姑娘正要答，范蠡已拱手拜道：“我是范蠡，某不才，没有辅助大王治理好天下。”“范大夫？”父女俩又惊又喜，一见他一副疲倦的样子，不由得问道：“您这是来干什么呢？”范蠡狠了狠心，终于把来意挑明。老人眼里噙着泪，苦笑一声：“人活着不就靠一口气，这气不伸，仇不报，我们也活不下去。不明不白地死了，倒不如使出全身劲来跟他斗一斗。孩子，你去吧，我不拦你。”西施早就跪在地上，伏在老人膝前，泪流不止。又要逼迫一家父女相离，范蠡心头一酸，转身出了茅舍。

过了一会，姑娘边拭泪边走出房门，“范大夫，咱们启程吧。”“怎么，不收拾收拾？”“除了那篮子纱，我们什么都没有了。”西施和范蠡脚步沉重，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苕萝村。

勾践夫妇一见西施。不禁又喜又悲，喜的是越国有救，悲的是这样一位俊好贤淑的女孩要为国献身。事不宜迟，一时之间也找不到好的老师，勾践只好让夫人为师，教西施宫廷礼仪，习舞化妆；让范蠡教授诗书，让她晓以大义，授以机宜。

时间过得真快。转眼几个月过去了。白鸭成群，泅游浮动，划起波纹，颠碎竹影。一对红绿鸳鸯在碧波里交颈嬉戏，

时而把水苕翠带撞动。五月天气暴热。绿竹院里，范蠡还在给西施授课：“图大事的人，应该山崩于前不动色，海啸于后不变声。你入吴宫，吉凶祸福，瞬息可定。所以你任重道远，应该隐藏一些才是。”那份关心恳切早写在脸上了。

授课完毕，西施从房里拿出两件浆洗好的衣裳，“大夫，衣服我都洗好了，有的地方我用针补好了。”范蠡接过这整整齐齐的衣服，一丝柔情缠绕在心头，有多少话涌上心头，又咽了下去。

这时，文种急急地找到范蠡，说越王有要事相商。二人匆匆走进禹庙，大王和夫人脸上愁云密布，一见俩人来了，勾践稍微宽了宽心，说道：“伯嚭派人送信，说夫差至今没有摸着五千士兵的影子，勃然大怒，要杀掉我。人死不足惜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”“不，大王，越国不可一日无国君。”文种低沉而坚定地答道。“大王，看来是时候了。”范蠡在一边无奈地叹道。“什么时候？”勾践问道。“西施她冰雪聪明，夫人教的宫庭礼仪已烂熟在心，舞蹈也自是有一番功夫，明辨是非，知晓大义，我看可以把她送到吴宫了。”勾践沉吟半晌，叹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也只好如此了。”

范蠡得令赶回绿竹院，踏入院门，腿却像灌了铅似的，走一步是那样吃力。轻声自语道：“有美一人，清扬婉兮。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。”想着，想着，心却更加悲凉，脚步竟有些踉跄。西施正在屋里琢磨着范蠡的话，听到人声，快步走到门外，见是范蠡，莞尔一笑，“您嘟囔什么呢？”见他神色有异，便温柔地走到他面前，抬起脸安淑地问道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范蠡想：这是一张多么可爱动人的脸，她曾给他多大的宽慰，不该，不该把她带到这里……西施见他只是痴痴地望着自己，知

道事情有变，拽了拽范蠡宽大的袖子，满眼困惑地问：“怎么啦，到底怎么啦。”“送你入吴，即刻启程。”声音不高却像是晴天霹雳在西施的耳边响起，“真的？”她抓住范蠡的胳膊，求助似地问道，而那痛楚的眼神早已给了她答复，本来知道这命运迟早要来，而真的来了，却……西施伏在范蠡的怀里，象个小妹妹似的哭起来。不会忘记范蠡为了给她补养身体，下河捞泥鳅落入水塘的那副狼狈相；不会忘记在晶莹的月光下，西施一针一线为他补衣服时那份温婉；啊，不会忘记……

禹庙里，夫人含着眼泪为西施穿上华美的丽服，淡扫蛾眉，轻扑两腮，细细叮嘱几句，送范蠡、西施去吴国，此去就如一线风筝，会飘落到哪呢？

一弯残月，正悬挂在船头的黝苍的天际，西施、范蠡俩人倚在船尾，相对无言，只有这船下逐梦似的江水淙淙地流着。良久，范蠡说：“回舱休息吧，明天还要见吴王。”两个人沉默着回到舱里。

范蠡正在房里长吁短叹，忽然门一开，一个艳丽倩影闪了进来，“西施，怎么还不休息？”西施妩媚地一笑，扫尽了脸上的阴霾，悄声吟哦：“有美一人，清扬婉兮；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。”范蠡听着羞红了脸。“蠡哥哥，”这一娇声不禁使范蠡眩晕起来，你吟过，我早就记在心上了，”调皮一笑，“今晚就要‘适我愿兮’。我们成不了连理枝，也要像你给我讲过的牛郎织女星，虽然不得相见，咱们也矢志不移。”说着，微合双目，轻倚在范蠡胸前，柔顺得象一只小绵羊，由他去蜜爱轻怜。范蠡不由自主地紧紧揽住她的腰，只觉得血往上涌，一阵激烈的心跳，便呻吟一声：“西施妹妹……”

如莹的烛光悄然熄灭了，月儿也隐入了夜空，只有哪水还

在追逐着它那没有尽头的梦……

三

夫差见了西施，真乃出水芙蓉，带露荷花，国色天香，绝代佳人。早就酥软在那里。心中大悦，不顾伍子胥的再三劝谏，下令免杀勾践，不过要把勾践羁压到吴宫，给夫差喂马。

西施入了吴宫，恰似“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”。为了庆贺自己得了天下第一美人，夫差急集百工，修筑高台，白石细堆，玉栏绕砌，金辉兽面，彩焕辉煌。吴王时不时携西施登姑苏台畅饮一番。

姑苏台笼罩在流霜似的月华影里，披了一层薄雾，半含半吐，仿佛一个刚出浴的美人。此刻姑苏台顶上丝竹声声，夫差和西施品着美味佳酿，欣赏着夜色。

西施秋波流情，娇笑着道：“大王，今日好兴致，还有这好月光，小妃欲献一曲轻舞，大王以为如何？”

“哈哈，”夫差得意大笑，“孤王今日要一饱眼福了。”

西施来到当中和着乐曲，轻舒长袖，款摆腰肢，只见她头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髻，身上穿着朝阳五凤丝绣裙，腰系金丝八宝带，彩绣辉煌。舞动处如弱柳扶风，伫立处更象嫦娥下凡。不知不觉中，夫差看呆了。一曲方终，西施款款下拜，嫩生生道：“小妃献丑，请大王海涵。”月光斜照，由夫差的醉眼望去，西施恍若仙子，他站起身，慢慢地走着，看着，到后来终于站住了脚，不再前进，而他的心里真恨不得把眼前这个娇娥活生生吞下肚去。西施微微一笑又很娇媚地点了点头，夫差的

血液不由得让她煊热了，象醉汉一样踉跄向前冲了几步，当他还没有立定的时候，一个软若无骨的肉体倒进他的怀里。一股幽香暗暗传来，更是醉魂酥骨。夫差迫不及待地紧抱着西施，相拥着走下姑苏台，走进寝宫。清香喷进他的鼻孔，麻醉了他的神志，朦胧中向下看，看见一双紧闭着眼睛，微启的红唇，不由低下头去，狠命地吸住那红唇……

秋，冬，又是一年春天的时候，西施产下一子。夫差虽然早立了太子，不过对爱妃的亲生子，仍不免欣喜若狂，下令全国大赦三天。小王子取名子越，意为越国永为臣子。

烂熟的春光，带着沉酣的热气，流露在荷塘的绿波里。西施望着怀里的孩子，眉清目秀，多象那个朝思夜想的人啊。看着孩子，思国之情波涛汹涌，想自己在这里不知还要被囚禁几时，心里一阵悲凉。放下孩子，走出房门，来荷塘边，荷塘上罩着一层嫩绿的绒衣，有一种清新香味蒸吐出来，澄明的空气里波动着嗡嗡的蜂声。几个宫娥追随着她。她沿着荷塘向深处走去。忽然传来一阵哀婉的歌声：“妻衣褐兮为婢，夫去冕兮为奴，岁遥遥兮难极，冤想痛兮心侧，肠子结兮服膺，于乎哀兮忘食。愿我身与鸟身翰翔兮矫翼，在我国兮心摇，情愤惋兮谁识？”多么耳熟的声音，是夫人！西施不由加快了脚步，突然一个宫娥拦住去路：“娘娘，请止步，那边是勾践他们三个罪臣的石房。”为了不让人怀疑，西施淡然一笑：“哦？没什么可看的，回宫！”

夫差下朝，见西施恹恹地斜躺在榻上，弯眉微蹙，秀面含霜，着实心疼，忙道：“爱妃今天是怎么了。”西施见大王来了，起身相迎，不料一个趔趄，软绵绵倒在夫差的怀里。夫差焦急万分，刚要吩咐太医来，西施无力地摆摆手，捂着心口，说：“没